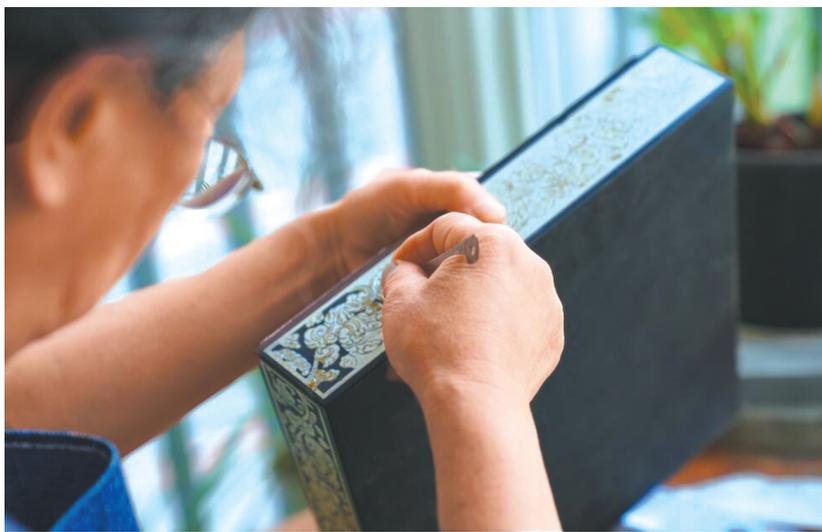


匠·心

1972年,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文物中有上百件漆器。这些黑地朱绘、朱地黑彩、“镶嵌嵌银”的漆器,小至日用器,大到礼器,用途不一。它们经历千年时光的洗礼,却依旧色彩鲜艳,光亮如新。

在其中一件以木为胎的漆奩[yí]上,隐约可见的烙印“成市草”,揭示了这件漆器的来历。它来自汉代著名漆器生产中心蜀郡成都。而在如今的成都,仍有人在传承着漆器的制作工艺。

走进国家级非遗项目成都漆艺代表性传承人宋西平的工作室,刚进门,一股酸酸的奇特味道扑鼻而来。不呛鼻,不难闻,只是让人好奇这味道来自哪里。靠近大门的地方有四个展架,上面摆满了连底漆都没上的木胎和装饰到一半的漆器半成品。工作室中四五名成员各自忙着,都不言语。封面新闻记者跟随宋西平在工作室的一隅坐下来,了解延续了千年奇妙的成都漆艺。



宋西平在工作室制作漆器。

漆艺大师宋西平②：“酸香工作室”延续千年奇妙

集百人之功万人之功 上百道工序从何而来

“一杯捲用百人之功,一屏风就万人之功。”漆器工艺的繁琐,让古时的它价格高昂,从而成为王公贵族的专属。宋西平介绍,现在成都漆器的制作工艺,更是高达几十甚至上百道。小到筷子、咖啡杯,大到重器如妆奩、花瓶,一道工序也少不了。“以前我们漆器厂里做过统计,最起码都是七十二道工序。因为现在对漆器生产要求的质量比较高了,可能就不止七十二道,甚至会做到上百道。”她说。

设计、制木胎、漆工、打磨、装饰、推光、抛光,常规的漆器制作工艺包括这几道工序。而这每一道工序,又包括了更细致的工艺分类和多次重复的制作。“我们要把制好的木胎刷上很厚的漆灰,做成漆胎,这个工序就需要三到五遍。每一遍都要打磨,最后一道是水磨。因为一只磨得很光滑以后,才能上底漆。底漆就是用晒制好的生漆进行装饰,有黑的(漆),有红的(漆)。底漆上好以后,我们就要根据设计的要求进行装饰。装饰的工序里就包括了雕、绘、嵌、堆等几大类装饰技法,每个技法里又包含了很多细节。这几十、上百道工序就是这么来的。”宋西平介绍,“所以每一个漆器的工艺流程,最起码是一百天,有的甚至要到几年,这要根据它的大小、工艺要求来定。”

这其中装饰的一步,就包括了成都漆艺中最为精湛的雕花填彩工艺,这也是宋西平的拿手功夫。“全国各地的漆器工艺是不一样的。历代,我们成都漆器就是以雕花填彩为主要的工艺特色。”她介绍,“我们成都漆器的装饰技法包罗万象,雕花、隐花、彩绘、镶嵌、堆漆、蒔绘、描金等都有。因为当年我们学习漆艺的时候,来自全国各地的美术老师,带来了各个地方的工艺特色。”

1972年,宋西平刚进入成都漆器厂的时候,主要负责的是雕刻工艺。“连续雕了六七年的时间,到了1978年以后,有了锡片等新材料,就可以在装饰上画一些彩绘。所以我的基本功比较扎实。”

说到成都漆器,最具有代表性的工艺就是“三雕一刻”。宋西平介绍说,“三雕”就是漆上雕、雕漆隐花、雕漆丝光;“一刻”就是拉丝针刻。“一刻”是很传统的工艺,两千多年前在汉代就有针刻工艺。我们叫钱刻,日本叫沉金或沈金,这

些工艺让漆器熠熠生辉。”宋西平补充道,“但是现在能做钱刻工艺的人已经很少了,只有手艺做到师傅级别的人才能做得了。我们也在不断地教给年轻人,希望能够把这项技艺保留下来。”

酸香味是“神血”的味道 漆器跟人走,十人十个样

在采访的过程中,宋西平一直强调,自己工作室出品的漆器,使用的都是天然生漆制作。或许在她看来,这是作为手艺人的坚持,也是匠心的体现。“工匠精神就是责任心很强,一定不能马虎。这确实体现在我们用漆的工艺上。”她说。

“四川是生产生漆的地方。周边很多海拔不是很高的山区,都很适合漆树的生长。”漆树,这种生长于海拔800米至3000米、背风向阳且湿润的山坡林内的植物,是生漆的来源。

“每年三伏天的时候,就要上山去割漆树。像割橡胶一样,在树上划两个口子,里头流出来的那种液体就是生漆。它经过空气的氧化,结成很厚的痂,我们叫结膜,干了以后就会很坚硬。我们再拿来雕花、打磨。生漆在几千年以前,就被认为是很好的涂料,至今我们都在用这个材料。”但是漆树也被称为“咬人的树”,这是因为它含有漆酚,一旦触碰到皮肤,就会造成烧灼、奇痒难耐的过敏反应。

从炼制、晒制生漆、调制色漆、上漆,每一个环节,宋西平都坚持自己上手,“我的漆从来没在街上随便买过。用最



宋西平



宋西平与生漆打了一辈子交道。

上乘的漆,才能做出最好的东西。”

宋西平告诉记者,辨别是否优良生漆的方法,一是闻,二是看。“好的生漆就是一种酸香的味道。第二就是看生漆的颜色。刚割下来的生漆是乳白色的,见空气之后马上转成深褐色。我们叫‘变黑’。这种转色越快,说明干燥性越好。干得越好的漆,制作周期就越短。”踏进宋西平工作室的那一刻,一直萦绕不去的味道,原来就是生漆的味道。这种味道会随着晾干等工艺的进行,逐渐消散。只有从头开始制作漆器的人,才有机会闻到这个味道。

但不是所有干得快的漆,都是好漆。20世纪80年代以后,化学漆逐渐进入到漆器制作的领域。化学漆干燥的速度快,一天就可以完成好几道工序,从效率上来说,“领先”生漆太多。但同时,化学漆含有很多对人体有害的成分,导致它不能成为与人们起居相关的漆器的制作原料。“生漆是一种很宝贵的资源,日本把生漆叫‘神血’。这是大自然馈赠给人类的礼物,它是有生命力的。人类要敬畏大自然。”这既是宋西平作为手艺人的坚持,也是她个人的工作理念。

除了原料的珍贵外,费时费神的工艺,也决定了漆器价格的不菲。

一个用来吃饭的漆碗,需要半年左右的时间,一个小件的作品,需要3个月以上的时间。而工艺繁复的大件作品,制作时间至少1年。“漆器的返工率是相当高的,基本在20%左右。如果责任心强的人,就做得好点,如果责任心差点,就会做得毛躁些。所以漆器跟着人走,它会有差异,十个人做十个样。”宋西平说。

因此,宋西平工作室至今不愿意接受太大数量的订单,也是秉承着对质量负责的原则。

进入漆器行业50年,宋西平的作品已经进入国家博物馆、上海博物馆等博物馆收藏的行列。来自全国各地的买家,也冲着她精细的雕工和负责的态度,争相收藏她制作的漆器。在无数次上漆、雕花的过程中,宋西平对于技艺的精湛、不足的认识,也越来越清晰。

“活到老,学到老,我现在的漆器是越做越精致。我看了很多国外的漆器,确实做得很到位。所以我们更要把方方面面的工艺都做好,在‘平、光、亮’这三个标准上,做到极致。”宋西平说。

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 李雨心 实习生 王卓



宋西平作品